

王逸群 Ван Ицюнь
四川大学

川剧是一种咏叹的艺术

СЫЧУАНЬСКАЯ ОПЕРА КАК ИСКУССТВО ПЕНИЯ

摘要: “振兴川剧”的呼声由来已久，但川剧仍面临种种生存困境。本文认为，颇多川剧现代戏缺乏动人的力量，因其丧失了川剧的咏叹气质。川剧是一种咏叹的艺术，其所能含摄的味儿都是在喟叹、吟咏中释放出来的。这里的咏叹是指在戏中故事，在声腔，在演员的步态、手势、表情中表露的一叹再叹的意向。川剧引人走进了一个回应生活世界种种存在样式的咏叹空间，开启了一种属于咏叹的时间性。如何回到咏叹而避免话剧化，这是川剧现代戏需直面的问题。

关键词: 川剧 咏叹 帮腔。

Wang Yiqun
Sichuan University

Sichuan Opera is an Art of Sighing and Chanting

Abstract. The call for the “revitalization of Sichuan Opera” has been a persistent concern, yet this traditional art form still struggles to survive amidst various challenges. This article argues that many modern Sichuan Opera plays lack the power to emotionally engage the audience, primarily due to the loss of intrinsic temperament of sighing and chanting. Sichuan Opera is an art of sighing and chanting, and its aesthetic quality is embodied in the performers’ sighing and chanting. The “sighing and chanting” here refers to the intentional expression of profound sentiments through chanting and repeated sighing that are manifest in the narrative, vocal style, and the performers’ postures, gestures, and expressions during the performance. By inviting audiences into a unique space of sighing and chanting that responds to various existent patterns of the living world, Sichuan Opera creates a temporality that is peculiar to the art of sighing and chanting. As such, modern Sichuan Opera must confront the challenge of returning to the spirit of sighing and chanting while avoiding excessive reliance on dramatization.

Keywords: Sichuan Opera, sighing and chanting, vocal accompaniment.

川剧如何表现现代生活，在体验层面击中广大现代观众？此问题一直引人关注，也催生了种种新创戏。有些川剧新创戏虽着力求新，却不够动人。我认为，这是因其缺乏一种可堪品咂的滋味，正是这种品咂，给

了剧中世界某种存在的深度。对世情的品咂、喟叹、吟咏是川剧的基本气质。

川剧所能含摄的味儿都是在喟叹、吟咏中释放出来的。或者干脆说，川剧就是一种咏叹的艺术形式。这里的喟叹、吟咏，是在戏中故事，在声腔，在演员的步态、手势、表情中表露的一叹再叹的意向。当我们去看川剧，舞台上传来第一声锣鼓，第一声帮腔，咏叹就开始了。直观而明确的，它不是劝诫、训喻、鼓动、宣传、祈祷之类意向，就是带有抒情气息的，声声拖曳，反复堆叠的咏叹。咏叹的形态是多样的：感喟人生传奇，慨叹无常的命运，品咂世俗生活的滋味，感系于遥远的世界……声声咏叹，总关乎日常理智无法迅速消化的生命可能性，昭示着世界难以度量的旷远阔大，也道出了人生在世种种悠长的滋味。

川剧是从市井中生长起来的，常如民间故事般单朴，像寻婿说亲、男女奇情、昏官义士、俗世仙踪等寻常剧情，有着一望即知的简单透明，这使其便于传颂，但无法保持长久的新鲜感。反过来说，正是反复传颂，为其不断增添可吟咏性。当然，川剧也常有复杂的情节，但再复杂的情节也会化约为一些富含咏叹质素、值得反复回味的情景。把故事分解为场景，把场景分解为可咏叹的元素，把一次性的咏叹分解为一叹再叹，反复品咂，迭生叹意……这是川剧鲜明的美学气质。川剧中的故事不具根本意义上的重要性，重要的是如何品咂故事中可能隐含的种种人生体验。

在中国戏剧中，川剧的咏叹气质极为鲜明，与其浓郁的市井气有关，但没有什么能比帮腔这一形式要素更能说明问题了。学界讨论帮腔的意义，总体上是从不同角度描述其在戏剧演出中的诸种功能，如交代背景、渲染气氛、代作者发议论、帮演员定调等。这就忽略了帮腔意义的另外一个维度：它是自为的，不承担任何功能，只是一种纯粹的咏叹。帮腔总是悄悄打开角色世界之外的另一重空间，一个咏叹起伏回荡的空间。可以说，帮腔代表的是“理想的观众”（正如施莱格尔对古希腊歌队的解释），它像是从台下观众那里抽离出来的，也便更加纯化的人生感。在川剧中体验种种人生，就是在四面八方的咏叹中领会巴蜀生民宏

阔的生命天地。咏叹声有如一道道投向远方的光束，密集交织，映照出一个无限广阔的情感世界。

川剧可以是观众的审美读本、道德读本、社会读本，但它也引人走进了一个回应生活世界种种存在样式的咏叹空间，开启了一种属于咏叹的时间性。这是一种滞缓、迂折的时间。人生劳碌，难得驻足顾盼自怜，咏叹总发生于驻留之处。生存的重负、意外的景致、神秘的命运常常中断日常生活的意向性，将咏叹逗引出来。咏叹的发生、展开过程也有着某种回环的结构：不断向作为咏叹对象的特定情绪、主题回返，流连不去。它在回返中持续向所咏叹者深处挺进，层层叠叠的咏叹，就是咏叹对象无限的敞开和咏叹者无限的回返。

时间性是理解社会现象，乃至社会整体品质的重要维度。围绕它的相关讨论，常见于对现代性问题的思考。人们说，现代人的时间体验趋向于碎片化、瞬间性、断裂感、均质化，等等。应该警惕对社会时间的单质化概括，如果我们纯粹以均质而空洞的时间观来理解当代世界，那只能是一个观念的乌托邦，同理，从前的时间也不全然缓慢、有机。任何世界都不是平的，不能因为川剧源于传统社会，便笼统地说它对应着某种前现代的时间观和生存方式——若是如此，川剧便丧失在现代生活的土壤上繁茂生长的可能。即便在乡土中国，川剧迂折、滞缓的时间也是众多社会时间的一个层面。它与其他社会时间纠缠、碰撞，并在这种碰撞中彰显自身的特性。

从这个意义上，川剧这一古老的艺术形式不会因其“古老”而遭遇危机。只要人还会咏叹，川剧就不会失去其生命力。如何回到咏叹而避免话剧化，这是川剧现代戏需直面的问题。

主要参考文献：

邓运佳：川剧艺术概论[Deng Yunjia. Introduction to the Art of Sichuan Opera], 成都：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8。

余虹、吴兴明：苦文化的贫困——论川剧味儿及其文化意蕴[Yu Hong, Wu Xingming, The Spiritual Dearth in Culture of Hardship and Bitterness: Exploring the Taste and Cultural Connotation of Sichuan Opera]//四川戏剧，1989年第4期。

贝托尔特·布莱希特：陌生化与中国戏剧[Bertolt Brecht, *Verfremdung and Chinese theatre*], 张黎、丁扬忠译,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5。

乔治·古尔维奇：社会时间的频谱[Georges Gurvitch, *The Spectrum of Social Time*], 朱洪文、高宁、范璐璐译,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0。